

萍踪憶語

韜

奮 著

光華書店發行

光華叢刊

萍 踪 憶 語

■ 光華叢刊 ■

賴 奮 著

光華書店發行

萍踪憶語

每冊實價

圓

著者 韜 奮

出版者 韜奮出版社

總經理 光華書店

大連・烟台・哈爾濱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發售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三版

弁言

這本書是我於一九三五年夏季在美國視察所得的結果。我以前在歐洲觀感所及，曾著有萍踪寄語初集、二集和三集，那都是在歐洲的時候就動筆寫，寫後寄到國內來，所以叫做「寄語」。這本書的材料雖是在美國所得，但是回國以後才把它整理追記下來，只得稱為「憶語」了。有一部分曾在世界知識上陸續發表過，現在經我再加修訂一番，最後八篇是在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裏寫的。這本書原可早些完成出版，因為我於去年十一月下旬在上海被捕，羈押蘇州四個月，所以延擱到現在，這是對讀者諸君深為歉然的。

世界上有三個泱泱大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一個是中國。這三個國家的土地特廣，人民特多，資源特厚；它們對現在和將來的世界大勢，都有著左右的力量！不僅如此，這三個大國，在太平洋的關係上更有著重大的關係！我對蘇聯已根據視察所得，有過較詳的記述（萍踪寄語第三集）；現在對美國也根據視察所得，寫成這本書來貢獻於國人，希望國人對於這三大國之一的美國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這本書對於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如政治背景、勞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雜誌和新聞事業等等，都根據種種事實，有所論述，尤其注意的是舊的勢力和新的運動的消長，由此更可明瞭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國家的真相和它的未來的出路。這裏面有著種種事實和教訓，給我們做參考。所以我們研究美國，從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國家看去，從國際的形勢看去，從太平洋的風雲看去，都有它的重要的意義；就是從中國取長去短的立場看去，也很有它的重要的意義。

附記於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 廿六年三月廿六日夜十時

目次

弁言

- (一) 帝國主義麻醉下的種族成見……………一
- (二) 從倫敦到紐約……………一
- (三) 物質文明與大眾享用……………一七
- (四) 掌握全美國經濟生命的華爾街……………二四
- (五) 梅隆怎樣成了富豪……………三二
- (六) 世界上最富城市的解剖……………四〇
- (七) 金國王國的前途……………四八
- (八) 美國勞工運動的大勢……………五六
- (九) 美國的失業救濟……………六三
- (一〇) 「趕快」……………七〇
- (一一) 勞工偵探……………七八
- (一二) 利潤和工資……………八六

(一三)	金圓王國的勞動婦女	九一
(一四)	金圓王國的勞動青年	九八
(一五)	教會和勞工	一〇六
(一六)	美國勞工的社會保險	一一四
(一七)	德謨克拉西的教育真相	一二二
(一八)	雜誌國	一三〇
(一九)	美國的新聞事業	一三七
(二〇)	公敵第一號	一四五
(二一)	聽衆六千萬人的無線電牧師	一五三
(二二)	黑色問題	一六一
(二三)	南遊	一六九
(二四)	由柏明漢到塞爾馬	一七七
(二五)	由塞爾馬回到柏明漢	一八五
(二六)	在柏明漢	一九二
(二七)	民衆的保衛	一九九

(二八)	再經華盛頓回到紐約	二〇六
(二九)	美國青年心理的轉變	二一三
(三〇)	由大瀑布到大工廠	二二〇
(三一)	又看到幾個「大」	二二七
(三二)	美國青年運動	二三五
(三三)	美國農民的怒潮	二四一
(三四)	兩個農家的訪問	二五〇
(三五)	黃石公園和離婚勝地	二五六
(三六)	勞工運動的先鋒	二六二
(三七)	美國的殖民地——夏威夷	二六八

一 帝國主義麻醉下的種族成見

記者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出國，最近於八月廿七日回國，光陰似箭，轉瞬間已過了兩年。關於海外的觀感，曾經略有記述，以告國人，已出版的有萍踪寄語初集和萍踪寄語二集兩種。去夏有美國全國學生同盟（National Students League）所領導的旅行團，赴蘇聯研究遊歷，途經倫敦，記者臨時加入，同往莫斯科視察約兩個月，回國後，草成萍踪寄語三集，全書約十八萬字，對於蘇聯在物質和文化方面的建設，有頗詳的評述，不久希望有機會就正於讀者。今年五月間由倫敦赴美視察約三個多月，因在蘇聯和美國旅行團中的條件相處了許多時候，在那裏面交到了不少思想正確的好友，所以這次在美國視察，很得到他們的有力的介紹和熱誠的指導。現在『萍踪』略定，很想就記憶所及，把些『憶語』出來，略誌在不刊上發表，很殷切地盼讀者諸友教正。

在國外研究視察，在私人方面，雖隨時隨地可遇到誠摯的友誼，但一涉及民族的立場，談到中國的國事，乃至因為是做了『卦納門』（Chinaman），就一般說來，隨時隨地可以使你感到蔑視的侮辱的刺激，換句話說，便是種族的成見（Racial prejudice）把中國人都看作『劣等民族』的一分子。除了思想正確，不贊成剝削的社會制度的一部分人外，（在這裏面我要承認有不少是我要誠懇表示感謝的好友，）受慣了帝國主義統治階層的麻醉的一般人，對於種族成見，根深蒂固，幾已普遍化。在這一點，各國對中國人的心理，原都沒有什麼根本上的差異，所不同的，有的擺在面孔上，有的藏在心裏罷了。在歐洲各國裏，以英國人的種族成見較深。當

然，你和他們的知識階級中人談談，你到商店裏去買東西，或和你所認識的英國男女朋友來往等等，並不感覺到這樣的刺激。假如遇着他們裏面的老滑頭，還要對你滿口稱讚中國五千年的老文明，但假如能冷眼旁觀一般的態度，便常能發現種族成見的存在。試舉一件我所親歷的小事做個具體的例子。記得在倫敦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和一位中國朋友去看一處開演的蘇聯的著名影片，跑了很遠的路，才到了目的地，不料到時才知道改期，只得打算回家。剛從那處走出幾步，看見附近有一處開着跳舞會。這位朋友說，跑了這樣遠的路，未看着什麼，似乎不值得，何妨跑進去看看。我們進門之後，見有一人在一張辦公桌旁主持登記和收費的事情，詢問之後，才知道這個跳舞會是多半住在附近的職工所組織的，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機關裏的職員，男女都有。會員沒有限制，只須繳納若干會費，每逢星期六都可來參加，並說我們倘欲參加，也可以。我同去的這位朋友建議進去試試看，藉此見識見識。我說我們未帶有女朋友來，沒有舞伴。那個執事說，來的人有男有女，不全是帶着舞伴，儘可臨時湊合的。我又對我的朋友說，除非我們帶有女友，或是參加所認識的團體或所認識的英國朋友的交際舞，恐怕感到不愉快罷，因為一般英國人的種族成見特甚，我是早有所聞的。他說，就是有一種族成見，我們也不妨乘此機會進去看看他們的成見深到什麼程度。我看他那樣的好勁兒，便繳了會費（每人似爲兩個半先令），一同跑進舞廳。參加的男女已有四五十人。我們兩人也照例約請舞伴，她們雖沒有什麼無禮的表示，但總是說句“*I am sorry*”。婉辭謝絕。我從來沒有幹過這樣『自討沒趣』的勾當，其害可想而知。可是我的這位朋友却富有試驗的精神，他在美國和英國都有了好幾年的經驗，比我老練得多，向這個女子約請吃了一鼻子的灰，便改向那個女子約請。試了三四個之後，居然有一個被他請到了。我覺得他那樣『邁進』的精神却也不無

可取，說來好笑，竟喚起不甘落後的情緒，也鼓起勇氣（其實也可以說是厚着臉皮）依法泡製，結果在硬着頭皮碰幾次釘子以後也得到一個舞伴。我們雖都算『排除萬難』達到了目的，但是看去對方仍似不很自然。猜想對方的心理，也許自己即覺得不在乎，還不免顧慮到旁人說閒話，以爲你怎麼肯和『材納門』——這名詞在他們是覺得包含着一切可厭可賤的意義——周旋起來呢！我飽受了一肚子的悶氣，不久便溜出來以後，我的朋友見我好久靜默無語，好像受了電擊，失却了知覺似的，他說你不要以爲這是不值得觀察的，至少可使你深刻地知道『材納門』在海外所受到的待遇，可使你深刻地知道他們對於『材納門』的種族成見的一斑。

不久以後，有一位從美國歸國的中國留學生某君，彼此原不相識。有一次在一個餐館裏因座位擁擠，偶然同席，略略談談，知道他是要乘回國之便，到歐洲玩玩的，在倫敦只有幾天耽擱，承他交淺言深，（他只問了我的姓，我的名字職業他都不知）他所最急切關心的是要尋得玩玩英國女人的門徑，我深愧對這門學問未曾用過研究工夫，很使他失望；他降格以求，叫我介紹有舞女可憐的英國跳舞場，我說曾在幾條馬路上看見有跳舞場在門口高懸着招牌，可惜我自己沒有工夫，也許是沒有心緒，到裏面去嘗試，只不過把地名和怎樣走法告訴他。過兩天又無意中碰到他，承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說他已到過幾處有舞女的跳舞場，但是她們都把冰冷的面孔對待他，對她們談幾句話，她們也像要理不理的樣子，他覺得很不舒服，所以不想再去了。原因當然是因爲他是『材納門』，雖則他的衣服穿得很漂亮。

在歐洲各國中，英人的種族成見比較地厲害，我會和好幾位由歐洲大陸到英國的朋友們談起，他們都承

認。我未往美國以前，正在打算赴美時候，常聽人談起美國人對於種族的成見比英國人更甚。我在國內讀英文的時候，教師多半是美國人，我在國內所曾經肄業過的南洋大學和聖約翰大學，不但有不少美國的教授，而且這兩個學校的畢業同學大多數都是美國留學生，從他們聽到不少關於美國的情形，却不入聽見『材納門』在海外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去夏在莫斯科認識了不少美國朋友，除極少數死硬派外，給我的印象都很好；所以我對於美國的印象原來並不感到有什麼不愉快的意味。但在未渡大西洋以前，在倫敦也就受到兩次美國人待遇『材納門』的刺激。

一件事是這樣的：我在倫敦所住的一個英國人家（我曾經遷移過寓所，不是萍踪寄語初集裏所說的），主婦是一位很慈愛誠懇的六十八歲的老太太（健康如四五十歲），她家裏是第一次租給中國人，我也是她家裏的唯一的中國房客。我們很談得來，相處很相得。她和她的丈夫，一個女僕，和她的一對另居的時常來往的兒子媳婦和外孫，對於中國人原來沒有機會接觸過；他們從我所得的印象，似乎覺得和在慣於糟塌『材納門』的報章雜誌上所得的不同，所以他們這一夥兒對於『材納門』很有好感。（在各國除死硬派和曾經久往中國的牧師教士商人以及其他爲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張目的人們，其餘一般人，只須我們和他們有相當接觸的機會，往往可以消除或減少他們對『材納門』的成見。）有一次有一個美國中年婦人帶了一個小女兒到英國旅行，經友人介紹，同我住的這個人家租了一個房間，說明住一星期。她和她的女兒來住以後，我因事忙，早出遲回，並未見過面。當晚房東老太太偶然和她談起我，承她（房東）滿口讚譽，而這位美國婦人聽見有一個『材納門』住在這裏，離開她從未見過面，談話，即毅然決然地對她（房東）說道：『我不能和『材納門』』

住在一個屋子裏！第二天一早就忽忽忙忙地搬走！在當時，房東太太並不將這件事告訴我，她只是暗中詫異，覺得『材納門』何以這樣使人避若蛇蝎，使人這樣地厭惡！痛恨！

過了幾時，有兩個中年姊妹，（英國人）從卜來頓（Brighton）到倫敦來遊歷，也經友人的介紹，到這家來暫住。來的時候，房東太太鑒於前次的麻煩，首先聲明在她的家裏已住有一位『中國的君子人』（這是她這樣說，原文是“Chinese gentleman”）她的意思是事實如此，你們願住就住，不願就拉倒，免得怪麻煩。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那兩位姊妹很高興地回答道：『好極了！我們要約個時候和他談談。』原來這兩位姊妹是喜歡研究中國藝術的，所以是個例外。有了這件事以後，房東太太才連帶把前次觸霉頭的一件事告訴了我。

還有一件事可以談談。由歐洲赴美國遊歷的中國人，所受的待遇，比別國人也有些不同。別國人只須有本國護照經過美領事的簽字，就算了事；中國人還另有專為『材納門』而設的所謂『第六項』（“Section Six”）的規定：經過倫敦的美領事的嚴格查問，（假使是由英國去）認為無問題後，原帶的中國護照不夠，要另備單張護照，並要先由他用公文通知紐約（假使你是在紐約登岸）的移民局備案，然後這個『材納門』到時才准登岸。我到倫敦美領事時，因為有得力的證明書，跑了兩次，第二天就領得護照，事後據朋友說，這已算是最迅速而予以便利的了。美副領事問的許多話裏面有一句是問我有沒有極端的政治見解和會不會有危害美國政府的行為。

我未往美領事署辦護照手續以前，先往通濟隆公司定艙位，據說有美國船名門赫吞號（Manhat

於今年五月九日由倫敦開往紐約。有空餘艙位，我便定了一個「旅客艙」。(依例買有折扣的通票至少須乘「旅客艙」)到美領署辦護照時，照例要說明乘什麼船赴美，這船到美的日期等等，美領事在通知美國移民局公文中都須一一詳細註明。不料我的護照手續已經辦好，美領署的公文已寄往紐約移民局之後，通濟隆忽由電話告訴我，說美國船艙位已滿，只得請我改乘五月十一日開行的德國船歐羅巴號走。我定艙位時，該公司很無疑地答應有，何以忽然說已滿，我已不懂。但時日已迫，來不及先往該公司辦交涉，而且也沒有想到這所謂「已滿」是另有其特別原因。(見後)所以就趕往美領署叫他們再替我向移民局去一道公文，因為倘若船名不符，船到美的日期不符，雖有護照，移民局還是不准登岸，要把你捉到實際等於牢獄的「天使島」(「Angel Island」)上去吃苦頭的。那位美領事聽說我要改乘他船，又須改船期，面孔頓時放下來，不高興，說「我們的公文已發寄了，你是太囑嚇了！」我說這不是我的囑嚇，是通濟隆的囑嚇。他不相信，立刻拿起電話機，問那個美國船公司，回話說艙位並未滿。他聽了更高興，叫我自己再往通濟隆接洽。我以時日已迫，叫他立刻打電話向通濟隆一問究竟。後來他在電話裏聽該公司的職員講了許久的話，才把態度換過來，對我說「艙位有沒有一時說不定，只得讓我乘德國船走，他只得另去一道公文給美國移民局。這樣一來，這件事總算解決了，但即使我如陷入五里霧中，通濟隆在先很不躊躇地說一定有艙位，何以忽然說已滿？美領事在先聽我要改船及船期，很不高興，形諸辭色，後來經電話裏的一頓囑嚇，忽然又改換態度，我終覺不懂，所以又跑到通濟隆去問個明白。該公司的那位職員，因我屢次由英國赴歐洲大陸遊歷，來往車票的事都由他辦理，所以我們兩人因漸漸相熟而有了相當的友誼，經我究問原因之後，他竟慚促唏噓，現出不得解釋的樣子，只說

『美國船公司對於中國人另有他們的規則，我們雖覺得沒有道理，只得照辦……』我說我不會怪你，却要聽聽所謂『規則』究竟是什麼？他說：『如你不見怪的話，我可以告訴你。』經他說明之後，才知道美國船向例把『材納門』隔離，不許和白種人同船房，所以要來有單獨一人的船房，不妨住一個『材納門』，要來有幾個『材納門』一同住入一個幾人的船房。這次門赫吞號的單獨一人的船位已沒有餘剩，所剩的只有數人同住的船房，其先他們未注意我是『材納門』，後來忽而發覺，所以把已答應的船位臨時取消。這個職員大概因為和我有了相當的友誼，說明之後，頗表現替我難過或不平的神情，連說『沒有道理』。

以上隨意談到的是帝國主義壓制下的種族成見的幾個例子，諸如此類的事實當然不少，我相信在海外旅行過的我國人如肯靜心觀察，當有同感。

平心而論，我們對於這種種族成見，如作進一步的分析，明白它的來源，對於有這樣成見的一般人的本身，却也用不着怪他們，因為他們只是受了長時期的帝國主義的麻醉作用。帝國主義者利用他們所直接間接控制的教育，書報，電影，以及其他種種方式的宣傳機關，把被壓迫的民族——尤其是『材納門』——形容得如何如何的卑鄙，醜陋，野蠻，同時可以反映出他們自己的『文明』，以『證實』他們的『優越民族』確有侵略剝削『劣等民族』的當然權利，使久受他們麻醉的本國民眾俯首貼耳做他們的侵略剝削的工具。屬於這類事實，舉不勝舉。像英國的小學裏，教師對小學生談到『材納門』，還是灌輸婦女纏腳，溺女孩，抽大煙的印象。像美國在新聞界佔很大勢力的赫斯特報紙（Hearst newspaper）就利用他分布全國的數十種日報和刊物，盡量糟塌『材納門』，把中國人寫成卑劣不堪的該死的民族。又像我國有一部分人所崇拜的希特勒，在他所

著的傳播很廣的我的奮鬥一書的原文裏，就把中國人和「黑奴」連在一起，盡情醜詆。

但是世界向着光明的新運動是一天一天地向前猛進着，已有一部分的人們不再受帝國主義的麻醉作用而醒悟，向着剝削階層進攻了！種族成見的消除，和光明的新運動成正比例，是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徒然懷恨或怨讎是無益的，要知道努力奮鬥的正確途徑。

二 從倫敦到紐約

記者於今年五月十一日由倫敦乘德船歐羅巴號赴美，五月十六日到紐約。德國船很清潔，僕役都是用德人，服務都很周到，都很有禮貌。在歐遇着慣於旅行的朋友，都說清潔和有禮貌，以德船爲最，依我此次所經歷，覺得不錯。同船的中國人，只記者一個。船上有三個日本乘客，總是三個人在一起，從未看見他們和其他乘客談過話，或參加任何社會性的聚會或遊戲。除在餐廳裏看見他們外，不很看見他們的影踪。我本不想不妨和他們談談，但他們每次遇到我的時候，總是用斜眼晚視，那一副面孔表現着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氣。在餐廳的時候，他們三個人佔着一桌，仍是用斜眼遠遠地向我晚視，同時鬼鬼祟祟地說長論短，那一種情形，斷絕了我要和他們談談的念頭。

C 和我在餐廳裏同桌的有三個人：一個是久住英國的美國人，他是個機械工程師，年已在五十以上了；一個是由紐約往歐洲接洽營業完畢回去的美國人，他也是個機械工程師，却是個近三十歲的青年；還有一個是在紐約經商，由希臘回紐約的希臘人。那位老工程師鑒於所親見的英美兩國失業問題不但無法解決，而且日益尖銳化，認爲舊社會制度已徹底破產，無可挽回，只有實行社會主義能解決，但他的覺悟就至此而止，問他怎樣可以實行社會主義，他却含糊不能自圓其說地堅執和平的辦法，——也就是維持現狀——所以他儘管滿嘴大提其『舊制度破產論』，而他的主張在實際上却是在積極維持這個『破產』的『舊制度』。這種顯然的矛盾，在他並不感覺到，或雖感覺到而亦不願或不能作再進一步的分析。那位青年工程師的認識却比較地

進一步，以爲非根本把障礙物除掉，要實行社會主義是夢想。他認中國革命的成功，影響於全世界的局勢非常重大，所以他對於中國前途的熱望，也異常地殷切。同是工程師，而在認識上有這樣的差異，仔細一想，却也不無他們的頗堪玩索的經濟背景。原來那位老工程師多少是一位功成身退的工程師，這所謂「功成」，當然是從他個人着想；他已有了相當的盈餘，在英美兩國都有他所開的工程公司，他自己已不必多管事，只須隨意看看過他的舒適的晚景；那位青年工程師却是個初出茅廬的腳色，在經濟上對舊制度無所依戀，誠然也有人因地位的關係而仍能加入革命戰線的，但這究竟是例外，就一般說，經濟的背景決定個人的意識和認識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位經商的希臘人，還夠不上做資本家，多少還只是個小商人的地位，他只是唯唯諾諾，不加可否，意思是只守中立的態度；其實中立的態度就等於參加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掙扎，在形式上儘管好像中立，實際上還是等於「助桀爲惡」。時代的巨輪一天一天更猛烈地向前推進着，只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兩條戰線，沒有什麼中立的餘地了。我們在船上共鑒了五六天，談話的機會自然很多，在認識上和信仰上的分野，無意中流露的，已顯然有截然的界限。除公然倡言維持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特權階級的死硬派外，上面所談到的三個人的態度，很可代表社會中的三種人的態度。

在船上看書的時間居多，有一次在吸煙室裏看書，無意聽到隔桌有兩對夫婦在談話，一對的口音像美國人，一對的口音像移居美國而仍未脫去原來口音的德國人，前者年齡約在四十以上，後者約爲三十許人，聽他們的談話內容，知道那純粹美國人是久在印度幹什麼職業，而因假期回國旅行的，那美籍德國人是已獲得一種印度位置，不久要往印度去的，很懇切地探問關於印度的生活情形。最可注意的是那位「老印度」告訴他的